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走向中介：

对人的一种可能解读

尚东涛 著



目 录

第一章	人就是人的中介	(1)
一	人的对象性存在	(3)
二	从“人就是人的世界”到“人就是人的中介”	(7)
三	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人就是人的中介”	(15)
四	人就是人的中介	(22)
第二章	人的中介(上)	(25)
一	人的中介的关系实在	(27)
二	人的中介的实体实在	(41)
第三章	人的中介(下)	(53)
一	人的中介的生成	(53)
二	人的中介的决定性	(64)
第四章	人的中介与真	(73)
一	物质态中介与达到真理的认识对象	(77)
二	非物质态中介与达到真理的认识对象	(85)
三	实践态中介与达到真理的认知的对象化	(91)
四	真理是思想与中介和客体互动的一致	(96)
第五章	人的中介与善	(101)
一	人的中介与善的“原始”形态	(102)
二	人的中介与善的“评价”形态	(109)
三	人的中介与善的“变迁”形态	(118)
第六章	人的中介与美	(124)

一	审美中介·····	(125)
二	观念态审美中介与欣赏性美·····	(136)
三	实践态审美中介与创造性美·····	(144)
第七章	人的中介与人的社会·····	(151)
一	人的中介与社会的关系的一般分析·····	(151)
二	技术—制度中介与社会的最初生成·····	(161)
三	技术—制度中介与社会的演变·····	(166)
第八章	人的中介与人的自然·····	(174)
一	社会选择:生物(自然)进化的人的中介发生的 必然性基础·····	(178)
二	社会选择:生物(自然)进化的人的中介的基本 性形态·····	(185)
三	社会选择与属人生物(自然)进化的历史性阶段 及价值·····	(188)
四	社会选择对属人生物(自然)的益人性进化的当 代意义·····	(196)
第九章	人的中介与人的生活·····	(201)
一	人的中介与人的生活关系的一般分析·····	(201)
二	人的“自在”中介与人的日常生活·····	(213)
三	人的“自为”中介与人的非日常生活·····	(220)
第十章	人的中介与人的自由·····	(230)
一	人的自由是“实在的自由”·····	(231)
二	人的中介与解释—改变世界的自由·····	(237)
三	人的社会总体性中介与人的自由·····	(245)
第十一章	人的中介与人的困境·····	(258)
一	人的中介与人的困境的自然向度·····	(261)
二	人的中介与人的困境的社会向度·····	(274)

三	人的中介与人的困境的精神向度·····	(282)
第十二章	人的中介与人的前景·····	(293)
一	人的前景设定:人成为真正的人·····	(295)
二	人对扬弃异化的中介的全面占有与人的前景的 现实化·····	(303)
三	人对扬弃异化的中介的不断创新或革命与人的 前景的现实化进程·····	(320)
后记	·····	(335)

第一章 人就是人的中介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近的存在物就是他自己。”^①但是,“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②正是由于此,“斯芬克斯之谜”并不因奥狄浦斯的猜射而消解。恰恰相反,奥狄浦斯的猜射仅仅可以称作为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揭白之一个“开端”,人对人的追问,从来就没有中止。特别是“为技术的统治之对象的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全球,取昔日习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而代之”^③的时代以来,“认识你自己”成为哲学的人学转向之主题,探寻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切存在的“根”,越来越成为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显要取向。

尽管“谋杀”上帝的尼采说,人要把“本来如此这般”这一信念,换成“应当成为如此这般”这一意志。^④但是,无论“成为你自己”多么重要,都无法替代“认识你自己”。当人并不“认识你自己”时,“成为你自己”就缺失基础和前提。因而,人们并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页。

②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

③ 海德格尔:《林中路》。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380页。

④ 转引自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15页。

从“吹毛求疵”的“沉湎”中一跃跳出,恰恰相反,仍在执着地追寻着“人是什么”或“人是谁”的答案或谜底,试图为“自己选择伟大”^① 奠定根基。

“人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本质的追问,即人的根据的追问,因为“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② 根据之为根据,并不是抽象的,而存在于存在之中,即根据于存在,或者说人的根据在于人的存在。当然,我们所说的人的根据在于人的存在,与萨特所言的“存在先于本质”是根本不同的。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假如说人,在存在主义看来是不可能给予定义的话,这是因为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在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按自己的意志而造就他自身。”“这原理,也即是所谓的主观性。”^③ 而我们所说的根据在于存在,是指人的本质或根据,存在于人的存在。在现实性上,没有无存在的本质,也没有无本质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是统一的。我们既不赞成“存在先于本质”,也不赞成“本质先于存在”,主张人的本质或根据,植根于人的现实存在,“人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应当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前提。其实,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存在,揭示着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最一般规定。“人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如果不以或不能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基础,那么这种追问就会是一种抽象的片面的“游戏”。

① 戴埃:《无限度的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9页。

③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转引自《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7页。

一 人的对象性存在

人是不能自在自足的。“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现实化的。^①如果在对象性关系之外理解人的存在,将人理解为非对象性的存在,那么人就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对象性存在作过深入地论证。这些论证归纳起来,主要展示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的对象性存在,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存在于普遍的相互作用之对象性关系之中,都是对象性的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③,就是不存在。“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植物

-
-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是太阳的对象”^①。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其存在只能在对象中表达和确证。人作为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构成,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一样,在对象性关系中存在和确证着自身。

其二,人的对象性存在,建立在“人靠自然界生活”的普遍性基础之上。人之为人,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客观存在物,而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存在物,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②在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之维度,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③“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④

其三,人的对象性存在,建立在“人同作为类的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的”普遍性基础之上。人的存在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将包括自身在内的社会作为对象性关系的存在,才成为真正的类的存在,才成为真正的对象性存在。人“不仅因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①事实上，只有当人把类的“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才能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而这正恰恰表明“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的普遍性^②。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是与对象构成相互作用关系的存在。人的对象性关系，并不是先有了人和对象两实体，然后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人的对象性关系，从而使人成为对象性存在。实体与实体的结合构成的关系，是实体主义的关系，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支配着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然而，这种实体主义的关系观，并没有表达人的对象性关系的本质。按照这一逻辑，对人的把握之根本出路是实体主义的，关系仅仅是附加的可有可无。如果说间或在关系中展示一下人的本质，最终仍要脱离关系，归结为实体的人。因为，在这种逻辑中关系仅仅是实体之关系。

马克思早在 1844 年就申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③这就表明，人的对象性关系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关系形式，人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对象性关系的一种表达。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 页。

②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0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8 页。

人的生成和人的对象的生成,是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必然进程。因而,对人的把握,只能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在人的对象性存在中来把握。用海德格爾的话说是:“不顾及存在者而思存在”,“不顾从存在者中寻求存在的根据的做法而思存在”^①。如果说,“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② 同样,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自然分离的人,对人来说也是无。那么,将人作为可以脱离对象性关系的存在的任何理解,都是抽象的片面的,都实实在在地曲解着人,消解着人。

因此,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只能在对象性关系中来理解。“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③ 如果将人的对象称作为人的对象世界或人的世界,那么人的世界成了人自身,“人就是人的世界”^④。

另一方面,“成了他自身”的人的对象或人的世界,是人不致于“丧失自身”的追求,或者说是人“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而这

① 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转引自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种“全面的方式”，“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①。换句话说，对象性存在的人，在对象性关系中并不以人的对象为最终目的和归宿。人的对象和对象性关系，都是为了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对象性存在的人来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对象性存在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或对象化活动，总是以人对对象对于人的意义、价值、效用等的权度和对对象的认知以及对人的反思等共同构成的意识为规定的，总是赋予对象以“为我”的性质，赋予对象性关系以“为我”的意义。这就表明，对象性存在的人是人的对象性关系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③。

二 从“人就是人的世界” 到“人就是人的中介”

对象性存在的人，在与自己同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的对象——人的世界中确证自身，人的世界“成了他自身”，“人就是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不同于物的世界。“一块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也没有世界。不过它们属于一种环境中遮蔽的杂群，它们与这环境相依为命。与此相反，农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它居于存在者的敞开之中，和万物所是的敞开之中。她的器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具在其可靠性中给予这个世界以自身的必然性和亲近。”^①但是,人天然地属于世界,世界却不天然地属于人。人的世界成为实在,是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成为实在。在人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人与世界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只不过这种直接同一的“关系”,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当人未成为人时,“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②。人的生成,与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与人的世界的生成,具有同一的意蕴。

世界成为人的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实在的一种属人的展示,标志着以人为主体的,现实地构成着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不是“空洞”的,而是经由中介实现的。人与世界对象性关系中的中介,是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世界^③,而“在自身和那个客体之间插入另一个客体”的“理性的狡狴”^④的表达,是人创造和选择的“软中介”和“硬中介”的总和。中介本然具有的属世界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对中介的深刻规定,“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⑤。但是,人为着占有对象世界的目的,置于自身与世界间的中介,是人的创造和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⑥。因此,置于人自身与世界间的中介,在根本上是人的中介。

1. 在人的世界的生成维度,人的世界归结为人的中介

-
- ①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

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即人“创造对象世界”^①,是人的世界的生成过程。在活动层面,人的世界的生成过程,表达为主体尺度对象化和对象尺度主体化。主体尺度对象化是主体的人把外在世界作为自己的对象,推动之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对象尺度主体化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②,即对“为我”世界的占有。但是,无论主体尺度对象化,还是对象尺度主体化,都规定于人的中介,归结于人的中介。没有人的中介,外在世界的自在性就不会发生“相变”,人的世界在生成维度,就丧失根据,就失去可能,那怕是抽象的可能。

对此,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一方面,人的中介是主体尺度对象化的根据。在实践中,拥有“内在固有尺度”的主体的人,总是运用“理性的狡狴”,既“善假于物”,又“善假于人”,将体现主体内在本性的人或非人的人的中介,置放于自身和对象之间,选择和改变对象世界,推动人的世界的生成。作为主体的人的“善假于物”的本性,是人不回避和不忌讳的。比如,当人面对自然对象时,由于“自然界对象是强有力的,它们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们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目的而发明”^③。当然,“善假于物”之“物”,并不仅仅包括物态的工具,同时包括理论、方法、符号、规则、制度、活动和人等等。

但是,人一当面对人,往往会以“崇高的人道主义”取向,回

-
-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8页。

避和忌讳人作为人的中介的事实,一些哲人一再宣称“人是目的”就是这种倾向的展示。其实,在主体尺度对象化中,“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①这由于人本身就是具有自然力、实践力量的存在。作为主体的人,“为实现思想,就要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人作为人的中介,并未消解人的主体性,也没有使人羞于为人。人在作为人的中介中,总是在中介地位层面展示着或肯定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固有尺度”之主体性,或否定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固有尺度”之主体性,亦即展示着自身的主体性。同时,“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③,人作为人的中介,并未使自己丧失。恰恰相反,不成为人的中介的人,便失去自己做为真正的人的目的,也就不是目的。不仅在人类的野蛮时代,人是“工具”,即使文明有了充分发展的当代,有“实践力量的人”同样被作为主体尺度对象化的人的中介,也是无须争辩的事实。无论如何,没有包括人在内的人的中介,主体尺度对象化的根据就是残缺的,非全面的。

另一方面,人的中介是对象尺度主体化的根据。对象尺度主体化,强调的是主体在实践中,使对象世界为主体所内化或占有。不过值得说明的是,按马克思的观点,尽管对象尺度主体化包括着物质性占有,如“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④,但更应该看作是主体的“自我实现”,是对自己本质的“以一种全面的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鉴于此,我们将主要从对象的本质或规律被主体内化的分析切入,在认识域阐释对象尺度主体化的人的中介之根据。

自然世界作为对象,其尺度隐藏在自然世界中。自然对象尺度主体化,是主体“发动”的,是自然对象成为“为我之物”,主体对自然对象尺度的提取、把握。但是,主体对自然对象的规律和本质的占有,必然以一定的人的中介为根据。否则,不仅自然对象的规律和本质无法被发现、提取、把握,而且就连自然对象的现象也难被主体整理为一定的感性形式而被感知。现实中,婴儿不具备加工整理自然对象信息的能力,是由于他们还没有事实地占有对自然对象信息加工整理的中介。如果说,康德的关于时间空间是人的认知的先天形式的思想,在本体论归结上是唯心主义的,那么在方法论层面,它提供的人对自然对象本质和规律的发现,必然依赖于人的一定的“形式”的启示,却是有益的。主体必须占有一定的人的中介,才可能对自然对象的现象进行整理,才可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实现对象尺度主体化。

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一样,具有客观尺度或规律或本质。主体面对纷杂的社会对象,如果不能占有一定“形式”的人的中介,就无法发现、提取和把握社会对象的本质或规律,无法使社会对象尺度主体化。但是,社会对象作为不同于自然对象的实在,有着特殊的规定性,即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社会作为主体的对象,不仅具有自在性,同时具有自为性,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这样,人对使社会对象尺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度主体化的人的中介的占有,就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即:主体占有的人的中介,事实上是作为对象的社会提供的。当然,主体面对社会提供的人的中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具有选择性,不过这种选择性是有限的。主体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创造性地选择和占有社会提供的作为人的中介的社会规范,并运用之,把握社会对象的本质或规律,推动社会对象尺度主体化。

如果在活动层面,将人的世界的生成,归结为主体尺度对象化和对象尺度主体化的统一,由于主体尺度对象化和对象尺度主体化根据于或归结于人的中介,那么人的世界的生成,归结于人的中介。

2. 在人的世界的状况维度,人的世界归结于人的中介

生成于人的中介之规定的人的世界,是包含于自在世界之内的无数可能的人的世界的有限的现实化。何种可能的人的世界,生成成为现实的人的世界,并不是宿命的先定,而是人的中介的现实规定。换句话说,人的世界的状况,规定于人的中介。如果将人的世界理解为质和量的统一,那么人的中介对人的世界的状况的规定,分别表达在对其质的状况和量的状况的规定。

首先,人的世界的界阈,规定于人的中介。人的世界的量的规定性,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如果把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的世界的量的基本存在形式,那么人的世界的时空界阈的“划定”,规定于或归结于人的中介。人的世界的空间界阈,指共时态中人的世界的范围大小。在现实性上,人的世界的空间界阈的有限性,以人的中介的有限性为规定。前者作为后者的“函数”,其程度与人的中介的程度成“正比”。比如,当人的中介以石器为核心构成时,人的自然世界仅仅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其外皆是“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世界。该时代的人的世界,以石器所能“投掷”到的最远的距离为限。不仅人的自然

世界的空间限定于人的中介,而且人的社会世界的空间亦限定于人的中介。社会形态的合理实在,在根本性上不可能超出作为人的中介的核心构成的生产工具的规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如果主观地“强行”超出人的中介对社会的规定,迟早会“反弹”归位。人的观念世界的空间界阈,同样也规定于人的中介。比如“我们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去认识真理,而每一种认识方式,只可以认作一种思想形式。”^② 以“经验”为人的中介,与以“反思”为人的中介,所把握到的真理的层“级”是根本不同的。人的中介的不同,赋予包括观念世界在内的人的世界的空间界阈以不同的规定。

不仅如此,人的世界的时间界阈,也规定于人的中介。人的世界的时间界阈,指在历时态条件下人的世界的范围的大小。这种范围大小的标志不是别的,而是在“立体”三维基础上的人的世界的历史。由于人的世界的生成规定于人的中介,人的世界的最初生成与人的中介的最初生成具有“等价”的意义。因而,人的世界的历史起点,可以前溯至人最初拥有人的中介,即能制造或选择“工具”的时代。在同一前提下,人的世界的历史终结或中断,在逻辑上也可以推至人对人的中介的丧失。如果将自然界使人作为类的存在无法存在的可能暂时撇开不论,那么人对人的中介的丧失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为人自己。如果人不愿看到因自己的原因,而使人的世界的历史中断,就应当在创造人的中介中,承继前人的人的中介的有益成果,减少或防止人的中介的异化。否则,人将会因人的中介,而使人的世界的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7页。